



阿嬤的孩子們。

原鄉實習教師觀點 ▶ 跨越父母的角色 移動位置的理解

父母の役割を越えて 位置移動の理解
Beyond the Role of Parents
An Understanding after Exchanging Roles

文・圖 | 余桂榕 (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)

因為部落親友的關係，筆者常有機會幫忙一些在家照顧孫子女的阿嬤們（跨世代教養家庭），檢查孩子的學校聯絡簿、看看他們的作業，偶爾，也回覆學校老師的「親師溝通」。

隔代教養 親師溝通不順暢

多數部落家長的工作，以出外打零工居多，或是長期在都市賺錢，把孩子留在部落給阿公、阿嬤撫養的家庭不少。然而，學童的主要照顧者，尤其在部落，通常不是阿嬤，就是親朋好友的媽媽小姐們。對於阿嬤們本身學歷的程度，或是體力的限制，可能無法達到一般教育認為父母責任的要求。即使是部落的年輕父母，也不是每一個家長都能夠扮演好親職的角色。這時，親職教

育與親師溝通的認知與落差就出現了。

以下是去年的某月某一天，在部落學校的辦公室。側寫一位老師與部落婦女的親師溝通概要：部落婦女到學校繳營養午餐，遇到孩子的老師，付出營養午餐費後，老師說會把收據讓孩子帶回去，並主動與家長溝通孩子的家庭問題與學校課業問題。談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。親師溝通的內容，主要是孩子在學校作業的完成度以及家庭親師溝通缺乏。在一陣問候之後……

老師：「你是她的什麼人？」

部落婦女：「我是她姑姑。」

老師：「她的家庭作業很少有完成的，常被留在學



生活即教育。



數學好好玩。

校寫功課。」

部落婦女希望能澄清一下孩子的狀況：「平常都是阿嬤一個人在照顧她們姊妹；爸爸很少過問，只會吼一吼孩子的作業。謝謝老師多費心。」

老師：「家裡都沒有人教她功課，她說只有你回來會教她；我看聯絡簿有你的簽名，那時作業就會完成。我看有些程度比較深的題目她也有完成，我想應該就是你教的。學校教材跟市區學校都是一樣的，就是為了讓他們的程度可以跟上。」

部落婦女企圖告訴老師，孩子的家庭教育有所限制：「阿嬤年紀大，有很多

老毛病，常要去看病。阿嬤又沒念過什麼書，功課上面比較沒有辦法教。阿嬤說孩子回到家功課寫不完，就跟阿嬤哭泣說，老師會打她，她不想去上學了；阿嬤不會教兩個姊妹，很困擾也很自責……我想說會不會是孩子本身的問題，還是作業真的太多了……。」

老師（語氣有點不悅且拉高了嗓子）：「我有問班上小朋友作業是不是太多，沒有人舉手啊！如果家長覺得不要寫太多作業也可以啊！那我可以不管她一個人，到時候程度差很多，也不是我的問題不能怪我！」

部落婦女只是很想讓老

師知道，家庭作業對一個沒有念過書的阿嬤而言，真是一種很大的壓力：「我想說，孩子的學校問題常讓阿嬤很操心，尤其是家庭作業常讓阿嬤煩得說想自殺……。」

老師說會再跟孩子溝通，親師溝通在各自表述中結束。婦女點頭跟老師說謝謝，然後離開辦公室。

不同的部落空間 上演著同樣的故事

小小的故事，卻有可能在很多不同的部落空間發生。在部落，老師通常是一個權威者的角色。然而，我也相信，大部分的老師對教育都是懷有熱



過去大家認為的教師專業圖像，不再是一個權威，應對它產生質疑，因為在部落，這個專業圖像並沒有讓孩子更人性化，反而沒有自信、自在與尊嚴。



部落教育：感恩、分享、共同體。

誠的，都是希望為學生的將來與現實作打算，所以很多老師都很認真的在課後，留下學生把作業完成。卻也可能引來家長認為，孩子不需要從早到晚都在學校，連晚上都很少見到自己的孩子。不過，可以想見一般平地的孩子，一天都在學校學習、補習，其實是常態。因此，當老師是用都市的教學方式與教育常態於部落學校時，通常會感到落差很大，而把責任丟給學生與家庭環境，認為學生不夠認真努力、而家長不負責任等負面評價。

另一方面，學校通常把單親、隔代教養等部落議題污名化成部落的父母不關心孩子的教育。但是誰又看見了這些孩童的父母，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表現關心自己孩子的教育？部落年輕人他們為了孩子的教育，不得不離開部落，到都市或出外靠勞力打零工賺錢，來

養育部落的家庭及孩子的教育。而部落有它自己教育的「文化模式」，卻是被忽視的。

父母不在 不等於家庭功能失常

部落阿嬤以及媽媽小姐們的日常生活與規劃，常是以家人，尤其孫子（女）的作息為作息。孫子（女）上學的時間，是部落婦女們稍事休息或處理事務的空間。而還沒有上學校的稚齡孩童的婦女們，常是透過互助以及共同養育的方式，以獲取從事個人活動的時間。例如，阿嬤帶著孩子找鄰居友人聚會聊天，或者就直接把孩子寄放在別人家裡看顧，或因急事不得不短暫離開，使孩子在不同的人家裡適應各種教養方式。因此，在部落家庭教養模式中，父母的在與不在，自然不適用於一般學校的



部落的孩子，就是大家的孩子。



在部落，一個孩子除了自己的媽媽，還有很多其他的媽媽。

武斷標準，如家庭功能瓦解、家庭結構失常等。

在部落裡，單親或隔代教養（跨世代教養）的情形很普遍，導致孩子必須自己照顧自己。孩子也因此對於自己的時間和活動安排，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性，提早養成危機處理與忍受挫折的能力。但是當學習時空轉換到跟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學校時，部落學生反而需要時間去適應這個陌生的場域。

部落教師 各種角色的移動

在原鄉部落普遍以婦女為主要照顧者，而祖母通常又是照顧孩童的主要人物；在跨世代教養家庭中，中介者及部落其他資源的介入，對部落婦女顯得非常重要。

在部落裡，我的角色除了是原住民老師，也常是幫忙阿嬤們照顧孫女的中介者、是部落其他孩子的親友、鄰居。我

與部落小孩的關係，有時是他們的教育者、保育者，有時是他們的朋友，更常是他們缺一角時的玩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大部分是參與觀察的行動實踐者，擔任解決祖孫與教養問題的中介者。因此，部落對老師的定義，是各種角色的移動。

因尊重而博學 走入學童的生活經驗

不論到哪裡教書，我都秉持著尊重和謙虛的態度。尊重有很多種；我可以學很多種的語言，外籍語文、台語、客家語、達悟族語等。因為我要跟

學生對話，我要知道他的家庭環境用語，也要知道他們的社區環境，更要認識他的成長經驗。

在設計教材、教法的時候，我會把學校知識結合在地資源，因此會有很多不同評量學生的方法。我可以跟孩子們分享我所學的個人經驗，讓他們也能告訴我關於他們的故事，不論是用畫畫還是寫字，歌唱還是舞蹈，或是用玩耍的方式來呈現。不論他們的信仰是什麼，我都相信宗教對人的關懷可以跨越不同的信仰，付出一樣的「愛」在不同孩子身上。

過去大家認為的教師專業圖像，不應該再是一個權威，而是應該對它產生質疑。因為在部落，這個專業圖像並沒有讓孩子更人性化，反而沒有自信、自在與尊嚴。畢竟學校教育與教育真的是不一樣的，部落有它自己面對教育的方式，是需要被看見的；而此一看見，必須要從學童的生活經驗中去發掘。◆



余桂榕

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，族名palalavi adus，1978年生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、幼教師資畢，國立東華大學(美崙校區)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。致力關懷的議題為台灣原住民族婦幼議題、多元文化教育。